

# 纳豆客若

张钧 著





纳兰容若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兰容若/张钧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1  
ISBN 978-7-5125-0147-8

I. ①纳… II. ①张… III. ①纳兰性德 (1654~1685)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9106号

## 纳兰容若

作 者	张 钧
责任编辑	赵 辉
统筹监制	古 雪 葛宏峰
策划编辑	古 雪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开 18印张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47-8
定 价	29.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Contents

蒙学京师……003

惊鸿一瞥……010

情满博山……018

喜遇知音……026

就学武僧……033

月鉴深盟……042

踌躇满志……049

淶水流觞……054

瞿塘风雨……060

僧装入觀……069

初涉仕途……078

援手孤寒……084

瑶篇寄意……094

恢恢离世……101

随蓑秋猎……109

辅帝西征……117

智惩脏官……126

燕尔新婚……135

扈从东巡……144

伴驾南巡……155

侍君祭孔……165

琴瑟之友……174

生死师友……183

拯厄扶危……192

痛击罗刹……203

秘侦北疆……210

一诺千金……216

披肝沥胆……223

召还京城……231

愁读《离骚》……238

履冰之忧……246

葬花天气……252

佛前拨灯……259

眷眷亲友……267

溘然长逝……274

纳兰容若小传……280

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281



## 蒙学京师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5年）十二月十二日酉时三刻，觉罗氏为纳兰明珠添了个儿子。明珠听到这个喜讯，忙不迭从书房跑到夫人的房里去看。明珠虽然是满族人，可是儒家的一些思想却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与觉罗氏成亲两年多，一直不见妻子怀孕，为这，常常闷闷不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况且，从星悬达尔汉、席尔克明噶图、齐尔克尼、杵孔格、太杵，传到金台什、倪迓韩、明珠这三代都是单传。今天，星悬达尔汉第九世子嗣终于降生了，明珠日思夜想盼望儿子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这孩子长得鼓鼻子鼓脸儿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皮白嫩。这小东西刚刚出生，那对黑亮亮的眼珠儿格外有神。明珠喜出望外，跟夫人说：“给这孩子取个名，就叫成德吧。”（为避皇太子允礽小名保成之讳，后来改为性德，字容若）觉罗氏点了点头，笑眯眯地说：“这孩子生在腊月，小名应该叫冬郎。”明珠不假思索地答应道：“成！”

小冬郎刚满周岁就会走了。三岁的时候就很淘气，喜欢“骑马”，常常找一根木棍儿，骑在胯下，一头儿握在手里，一头儿拖在地上，院里院外兴致勃勃地到处跑。

幼小的冬郎喜欢听故事，总是缠着大人给讲。故事讲得最多的，要算奶娘吴妈。她从小读过四书，肚里略有文墨。差不多每逢喂奶的时候，冬郎都央求吴妈讲故事。吴妈就把他搂在怀里，一边喂奶，一边讲着古往今来的寓言、神话、传



奇故事。小冬郎常常听得很入神，有时候竟忘了吮奶。

吴妈见这孩子很聪明，口齿又伶俐，后来便一句一句地教他背诵李绅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常常是刚教两遍，他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接着，又教别的唐诗。有一天，吴妈特意把小冬郎带到明珠夫妇面前，让他背诵一首骆宾王的《咏鹅》。他那黑亮的眼珠转了转，晃着小脑袋，果然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明珠与觉罗氏听了，都乐得合不拢嘴。夫人一面抚摸着冬郎的小脑袋，一面感激吴妈，说：“这孩子长见识，多亏了你呀！”

冬郎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跟几个小伙伴在花园里玩球、逗蚰蚰、玩黄鼠狼捉小鸡，开心极了。玩累了，大家就席地围坐在一起歇一会儿。其中有个小伙伴见路边有许多李子树，结的李子又多又大，就跑过去摘李子。伙伴们见他去摘，三三两两地也跑过去摘。唯独冬郎坐在原处不动，默默地看着伙伴们摘李子。这时，府里一位新来不久的家人从这里路过，纳闷儿地问他：“少爷，人家都去摘李子，你怎么不去呢？”冬郎忽闪忽闪地眨着黑亮的眼睛，笑了笑，说：“那些李子树长在道边上，结了那么多大李子，都没人摘，足见李子必定是苦的，若是好吃早有人摘了。”那位家人半信半疑地走到李子树下，摘一个李子尝尝，果然是苦的。他不禁暗暗地称赞冬郎聪明过人。

又有一天，明珠的同僚熊赐履来到成亲王府拜访，他走进府门，见冬郎正在院中玩耍，便到甬路旁的一株树跟前，开玩笑地逗他说：“小公子，你说我背靠的是一棵什么树？”

“松树。”冬郎爽快地回答。

“这是一棵槐树呀，你怎么说是松树呢？”熊赐履很奇怪地问。

想不到冬郎却说：“以‘木’配‘公’，不是‘松’是什么呢？”

熊赐履又走到另一株树跟前，问冬郎：“这回我背靠着的是哪一棵什么树？”

冬郎脱口答道：“槐树。”

熊赐履说：“你再仔细看看，到底是一棵什么树？”

冬郎很自信地说：“甬仔细看，以‘鬼’对‘木’，不是‘槐’又是什

么？”

熊赐履听了哭笑不得，非常佩服这小孩儿反应敏捷、一语双关、对答如流的本事。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春，冬郎刚刚六岁。明珠就与觉罗氏商量要为冬郎请一位家塾先生，早一点给孩子启蒙。不多日，明珠为儿子请来了开蒙教师。这位先生姓查名嗣琏，字悔余，号初白，海宁人。他年纪很小时就开始学诗，曾就学于黄宗羲，问诗于钱澄之；因屡试不第，便打消考取功名的念头，改名为查慎行，游学于大江南北。他学识渊博，满腹经纶，家中虽不富贵，生活也很美满。查先生一连接到三封明珠的亲笔聘书，盛情难却，便来到纳兰明珠府执教。

查先生先选了《三字经》教容若。刚开始时，每天只教四行十二个字。这孩子记忆力极好，念过两遍就能背下来，于是每天就多教几句。不到两个月，他就能把整本《三字经》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接下来，查先生又选《百家姓》、《千家诗》教他。纳兰容若学得勤奋、用心，很快就把这两本书背得滚瓜烂熟。查先生很满意他这个聪颖过人的小门生。

查先生来府里执教，一晃儿半年过去了，明珠也没倒出空儿去馆里看看，但一直惦记着儿子读书用心不用心。

一天，明珠到馆里问及容若的念书情况。查慎行见了大学士明珠都忘了请安，张口就夸奖起来，说这孩子天资聪敏，过目不忘，读书勤奋，又肯吃苦，从小看大，将来必是个栋梁之材。明珠听了心中十分高兴，脸上笑容可掬，便把儿子叫到面前，抽查他学过的功课。他顺手从案头上抄起《千家诗》，翻到朱熹的《观书有感》，让他背诵。小容若张口就背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听完儿子的背诵，明珠又从诗中选出几个笔画较多的字来，让容若默写。容若都能一字不差地写出来。接着，明珠又指定十多首诗让容若背诵，他都一字不错地一口气背下来了。明珠大喜，站起身来向查先生双手抱拳说道：“容若学业成绩很好，只因先生教导有方，不负重托。日后还望先生对他严加教诲。”

然后，明珠和查先生商量，下一步要选哪几部书教容若读。明珠临走时，说





了一番勉励儿子刻苦学习的话。纳兰容若听了阿玛对自己学习成绩的夸奖，备受鼓舞，心里美滋滋的。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元夜正逢月食。小容若兴致勃勃地随着大人们出来观看，他觉得很新奇，当即便试着口占《一斛珠·元夜月食》一首：

星球映澈，一痕微褪梅梢雪。紫姑待话经年别，窃药心灰，慵把菱花揭。踏歌才起清钲歇，扇纨仍似秋期洁。天公毕竟风流绝，教看蛾眉，特放些时缺。

查先生听了，觉得很有意思，便让纳兰容若写在纸上，一推敲，正合《一斛珠》词牌。他不禁竖起大拇指冲着明珠赞叹道：“神童，大人，这孩子真乃神童！”

明珠却故作不然地说：“哪里，小儿不过是逞能罢了。”

纳兰容若十岁能填词的事儿，很快就晓喻京城。

这年，纳兰容若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之后，便开始读《诗经》。他从小就酷爱诗词，每天完成功课后都找一些唐诗、宋词背诵。唐朝李贺、李商隐的诗，宋代苏东坡、陆游的词，他都遍读过，有些名篇，背诵如流。对南唐二主的词，他简直是爱不释手，读过一遍又一遍，甚至把李璟和李煜词牌相同的作品摆在一起，对照着研读，从中探索他们各自的长处。

纳兰容若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已经读完了《诗经》、《书经》、《易经》等几部儒家经典著作，接着又开始读《春秋》等。这时，他那刻苦好学的胃口越来越大，课余还常常跑到阿玛的书房里去翻阅。

原来，明珠其人，最喜欢附庸风雅。凡是他所居之处，书案上无不摆放文房四宝，书架上堆满历代锦卷，汝窑瓷缸里书画累累。满架图书，对于纳兰容若来说，远远胜于珍馐百味，这是他最宝贵的精神食粮。有一次，他一个人躲在书房里读了一天书，竟忘了吃饭，直到书童阿满来找他时，才站起身来，伸个懒腰，带着满足的心情踱着步子，仰头朗吟道：

闲庭照白日，一堂罗古今。  
偶然此棲栖，抱膝悠然吟。  
吟罢有余适，散曷复披襟。  
时开玉杯卷，或弹珠柱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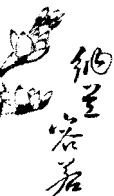
后来，阿玛书房里所藏的典籍已经不能满足他求学若渴的愿望，于是他那过剩的精力就转向琉璃厂去了。

琉璃厂在北京的西南面，是一处繁华所在。京城内外，乃至异国各式各样的产品，在这里多半都能见到。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纳兰容若不是为贪图热闹，而是这里的几家古玩、书画店吸引着。这儿把头儿的一家书店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书店的老板姓赵，是一位秀才出身，年近花甲，学识渊博的老学究，人称赵公。因为年轻时，屡试不第，也就失去了科第出仕的念头。到了五十多岁开了这么个书店，以为营生。由于他是位老儒，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珍善孤本，无所不收，于是书店的生意挺兴隆，也小有名气。纳兰容若慕名而来，这里有许许多多他没见过的书。他看完这本再换那本，有时看到天色晚了，一本书没读完，就打个记号放在一边，下次来再接着读。

纳兰容若三天两头就由书童阿满陪着到赵公的书店里来看书，天长日久了，赵公渐渐地发现小容若嗜学成癖。这天，容若正看《古文观止》，赵公怀疑，这小孩子究竟能不能看懂，便好奇地接过容若手中的《古文观止》，翻到卷二，指着《子革对灵王》一文中的最后一段，问：“小学童，你知道这段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容若顺着赵公手指处瞧了一眼，略一思索，答道：“仲尼说：‘做人自己应知道客气，样样依着礼节做去。这是很有仁心的呢！这话实在是不错的啊！楚国的灵王，倘若能照这样去做，他怎么能够受臣子的欺侮，死在乾溪地方呢？’”

赵公听了，惊讶不已，由衷地喜欢眼前这位俊秀的小学童。他抚摸着小容若的头顶，夸奖道：“奇才！奇才！”接着，他仔细地打量容若，皮肤白嫩，一对机灵的慧眼，头戴一顶青缎小圆帽，身穿簇新的蓝缎团花褂子，足蹬一双轻快的



小朝靴，显然不是平民百姓家的子弟，因问他府上的姓氏。旁边有一位正在看书的人认得纳兰容若，说：“这不是成亲王府的纳兰公子吗？”赵公听后大加赞誉。

纳兰容若经常跑到赵公店里去看书，时间久了，逐渐地养成博闻强记的习惯，加上自幼天资聪慧，经他所看的书，过目不忘。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就读了许多古今名著，如《汉书》、《史记》以及明代笔记小说，等等。

纳兰容若到了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满腹经纶了。他的恩师查慎行夸奖他“才舞象勺，已通六艺”。这时他举止言谈，看世情，思事理，要比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成熟得多。他看到自家朱门前的轿子、车马经常络绎不绝，凡是来求见或拜谒阿玛的都是些达官贵人，从没有空手登门的，有的亲自携包带裹，有的由仆人肩挑车送。容若从许多书中看到“喝凉酒，使脏钱，终为祸患”的忠告，而阿玛对于行贿的人从不拒绝，他不但对此颇有些看法，同时也为阿玛感到不安，可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胸中憋着不满的情绪常常鼓涨。对此，他挥笔写道：

乘险叹王阳，叱馭来王尊。  
委身置歧路，忠孝难并论。  
有客贖黄金，误投关西门。  
凛然四知言，清白貽子孙。

这首诗歌颂的是汉代杨震拒不受贿的事情。据《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退。”容若对杨震的廉洁之举由衷地佩服。他对自己置身于表面上轩阁巍峨、金碧辉煌，可内中却包藏肮脏龌龊的环境里，感慨万千。

成亲王府明珠相爷属满族正黄旗，精通汉、满语言文字。他翻云覆雨，工于心计，优游官场，如鱼得水。他由朝中重臣索额图的荐引进入官场不久，羽毛渐丰，便与索额图分庭抗礼，并乘机扳倒了索额图。在平定吴三桂、尚可喜、耿精

忠的斗争中，他见机行事，极力支持康熙皇帝的政策，又与朝中重臣杜立德等人尽力赞襄军政，深得康熙的宠信。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他被点为总管，康熙五年被擢升为弘文院学士，而后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还升任武英殿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师。明珠又是一个极其贪婪的官僚。他一方面借职权之便卖官鬻爵，朝官们争相逢迎，输财献宝；一方面广置田产，拥有鸦飞不过的田地，日进斗金，使人瞠目结舌。当时社会上流传一首民谣：“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索三即索额图，老明就是明珠了。讲情当然离不开受礼，明府所受之贿，堆积如山。

就连府中的大总管安图也腰缠万贯，势力甚大。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求他向明珠相爷引荐或传一封书信，都纷纷巴结他，甚而连州牧宗室也争着与他攀亲。

明珠很懂得理家，他把大大小小三百多口奴仆分为三六九等，并且分层置心腹奴才，使仆人们服服帖帖、死心塌地地为府第效劳，如哪个奴才的行为稍有不轨，即会及时受到揭发、惩治。这种事当然是安图来办的。安图，因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人们也称他安三。安三对奴仆们甚至有生杀大权。

纳兰容若一方面不满意家里的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又很关心国事。他常听来访家父的幕僚们风言风语地说，罗刹不时侵犯东北边疆，黎民百姓遭涂炭的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忧国忧民的种子。他钦佩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尤其喜欢他的《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样的爱国篇章。一天晨起，他登上府中自怡园的假山，慷慨激昂地吟诵：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多么希望自己快快长大，跨上战马奔赴北疆，驱逐犯边的罗刹，以报效国家呀！他的心神完全沉浸在辛词的悲壮情绪之中……



## 惊鸿一瞥

成亲王府明珠相爷接到胞妹纳兰氏夫人病故的噩耗，立即派宠仆、大总管安图星夜赴杭州奔丧。

这纳兰氏夫人的丈夫舒穆禄庆吉，祖籍辽宁铁岭人，科第出身，钦点为杭州知府，到任不久又擢升为道台。他乘船去南京赴任，途中狂风骤起，不幸遇难。纳兰氏夫人为丈夫料理完丧事之后，郁闷成疾，虽经多方求医治疗，却不见好转，一病而亡，扔下孤苦伶仃年仅十四岁的小姐舒穆禄雪梅和偌大的一片家业。

安图昼夜兼程赶到舒穆禄府，只见舒穆禄雪梅姑娘哭得死去活来，喊着要跟母亲去，奶娘和仆妇们都围着雪梅相劝，只是劝转不了，他便也凑过去好言抚慰多时，并把主子明珠老爷亲笔书信交给雪梅姑娘，她这才渐渐地止哭息泪。安图遵照明珠老爷的嘱咐，厚葬了纳兰氏夫人，又帮助舒穆禄府料理一番家事，然后要接舒穆禄雪梅姑娘一同返回京都。

舒穆禄雪梅原不忍拖烦舅父家，无奈，舅父信中说：“念外甥女年纪尚小，上无父母教养，下无兄妹扶侍，舅家即汝家，不可见外，务必随安总管一并来府，切切……”雪梅噙着两泡眼泪看罢信，才决意听从舅父的嘱咐，待到清明，亲自到父母双亲的墓前祭扫之后，择了吉日，遂命家人打点所带行李物品。屈期，依依难舍地洒泪告别了故居，随着奶娘与贴身的丫鬟红杏登船前往京师成亲王府。安图与两名小仆乘另一只船居后护行。

不多日，舒穆禄雪梅一行到了京都，早有成亲王府打发来的轿儿与载箱笼行

李的车儿侍候着。舒穆禄小姐由丫鬟红杏搀扶着坐在轿里，不时地掀开纱窗帘儿往外瞧，她见京城的路上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街市繁华，远非杭州可比。走有两个时辰，过了什刹海，忽见北街矗立着三间嵌着金黄兽头的大朱门，正门上悬着一块朱红色的匾额，匾上是康熙皇帝御笔题写的金黄色斗大的“成亲王府”四个大字。门下左右蹲着一对汉白玉雕刻的大石狮子，门前站着数个“八”字排开、威风凛凛的守门人。

轿儿来到成亲王府门下，从西偏门进去，在平坦宽敞的甬路上前行。一路上鸦雀无声，甬路的尽头是二进门，中间是穿堂，迎面摆放着一扇雕刻精美的大屏风。后面是一栋花厅，穿堂两侧环抱的走廊直通花厅。花厅的后面便是一栋朱甍碧瓦的五间正房，这是明珠相爷在府内办公、接待幕僚的地方。由正院的西耳门进去，又见一个大院落，院中坐北面南建着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旁对称的游廊，挂着鹦鹉、画眉、金钟儿、凤鸟儿等各式各样珍贵的鸟雀，一派莺歌燕舞，令人赏心悦目。偏东北是一片园林，刚刚泛绿的林中几株红杏正盛开着花儿，显得分外娇艳。舒穆禄雪梅暗想：“果然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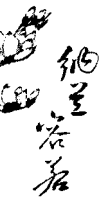
来到上房门口，停下轿子。候了多时的几个艳妆丽服的丫鬟，忙抢上前打起轿帘儿，搀着雪梅下了轿。这工夫又从上房跑出来几个丫鬟笑着迎来，说：“瞧，这不是来了嘛！夫人惦记着，一遍又一遍地念诵姑娘。”他们中间有的人一面掀着门帘儿，一面传报：“舒穆禄姑娘到了！”舒穆禄雪梅由众丫环簇拥着进了门，她边走边暗想：“这府上怎么有这许多规矩……”又过了一道门，只见一位容光焕发、眉宇之间有一股威仪、体态丰盈的夫人，由四个丫鬟陪侍着迎出来。舒穆禄雪梅忖度：这必是舅母了。正欲下拜，却早被夫人扶住。

“舅母！”雪梅一声哀恸的呼唤，便扑向觉罗氏夫人的怀里。

夫人搂着外甥女哽咽道：“我那苦命的孩儿！”

舒穆禄姑娘仰着泪眼，撕心裂肺地抽泣着。众人见此情景无不陪着落泪。丫鬟们怕夫人、舒穆禄姑娘哭伤了身子，都纷纷劝解，才渐渐平和下来。

觉罗氏夫人携着雪梅来到静怡轩。这里是一品夫人觉罗氏平素燕息的地方。屋顶上画着古色古香的图案，中间悬着一盏华丽的大吊灯；窗前拉着落地大纱



帘；地面铺着厚厚的提花大地毯，靠东西两壁，各置一个紫檀木的高几，几上摆放着宋代瓷花瓶，瓶里插着时鲜的花束；靠北壁摆设着四把紫檀色雕花大椅，都搭着梅红绣花的椅搭，并配有圆墩形的软缎倚枕；中间放着一张极考究的紫檀茶几，几上摆放着精制的茶具。

觉罗氏夫人坐下，她身后齐刷刷地并立四个盛妆的丫鬟悉心地侍候着。这四个丫鬟是觉罗氏夫人亲自从府里三百多名奴仆中遴选出来的，个个长得苗条、细嫩、水灵、俏丽，又都是经过严格调教的。她们服侍夫人，哪个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惰。夫人瞅瞅雪梅，指着身边的椅子让座。雪梅寻思着还没拜谒舅母，哪肯就坐，便连忙走到觉罗氏夫人的座前，恭恭敬敬地施礼，请了安，然后才斜坐在夫人身旁。立在夫人座后的四个丫鬟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暗暗佩服舒穆禄雪梅颇有名门闺秀的风度。这时，一个丫鬟已斟了香茶。觉罗氏夫人揭开碗盖儿，吹了吹泛在水面上的茶叶，呷了一口，问：“家里的事可料理妥善了？”

雪梅欠身谦恭地答道：“承蒙舅舅、舅母派安总管相助，一切善后都料理好了。”

夫人听了，说：“安图办事倒是让人放心的。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别见外，要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尽管说话，让下边人去取。若是他们怠慢，任你责罚；有那顽劣的，就让丫鬟交给安三处治。”雪梅一一答应着。接着，夫人又问：“你带过来几个仆人，可心不？”雪梅回夫人说：“一位李奶娘，一个贴身的丫鬟红杏，她们都是很可心的。”

说话间，又上来一道点心和干鲜果品。夫人拣了一块宫中精点，让着雪梅，随后自己也拈了一块吃着。用过了果点之后，夫人便差府中的两个奶娘并两个丫鬟领着雪梅去见舅舅明珠。雪梅对舅母赐果茶表示了谢意并告辞，随着奶娘与丫鬟们出了静怡轩，见门前仆人们已备下了轻便的锦车。

雪梅乘车出了西耳门，径奔舅父的院中，下了车，奶娘和丫鬟们簇拥着舒穆禄姑娘进了上房，正遇着纳兰明珠在书斋阅卷。雪梅见了这位年逾四十的老爷，心想：这位必是舅父了。便屈身下拜：“舅父大人，甥女前来拜见！”说着，喉中哽咽，进而禁不住大哭起来。

明珠连忙起身，扶住外甥女，自己的眼圈也不由得湿润了，心疼地说：“看你很纤弱，过度悲哀会伤身的。”他怕雪梅细说家遭不幸的原委，再引起彼此伤心，便拿话岔开，“府中的后事，安图已与我详叙了。凡事都是命中注定的，你万不可过分伤心。跟着舅舅、舅母和在你父母的膝下是一样的。可曾上过学？现在读什么书？”

雪梅答道：“家父在世时曾请家塾先生，教导小女刚读到五经。”

明珠听了高兴地说：“这就好！我府中也请了先生，正教你表哥读书，今后可以和他一处念书，有了疑问，还好互相切磋。”

雪梅忙欠身感激地说：“多谢舅父！谨遵舅父的教诲。”接着明珠又对外甥女安慰、鼓励一番，雪梅就辞别了舅父，同奶娘与丫鬟们回到静怡轩。

夫人与雪梅又叙谈了一会儿，就命仆人去自怡园中给舒穆禄姑娘打扫房子。正说话间，丫鬟进来传报：“冬郎公子来了。”

雪梅暗想：“不知这位锦衣玉食的贵公子品性如何？日后同窗共读可能相处得来？”待纳兰容若大步跨进静怡轩，一个英挺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这时，他与她四目相对，相互不由心中一动，却又迅疾地回避，终又忍不住不时地偷眼瞧着。容若差点忘记给额娘请安。觉罗氏夫人笑着冲儿子说：“远方客来，还不快去见你妹妹。”

容若看着眼前这位身材苗条、楚楚动人的女孩儿，估量是杭州姑妈的女儿，便向前施礼。他们兄妹互相见过礼，回了座位。这边纳兰容若仔细地打量着表妹，只见她一身绮素，白皙的面颊，浅浅的酒窝，宛若白莲出于清水，素淡之中透出无限的清丽高洁。她双眉不时地深蹙，并不损其媚。两只聪慧的杏眼，恰如一泓秋水，顾盼多情。在容若的眼中，只觉得此时此刻的雪梅表妹别具一种魅力。

那边，雪梅着意地端详表兄，一身既不豪华又不俗气的书生打扮，仪容潇洒，风采动人。一副白净面皮，两道浓眉下，一对多情的大眼睛，眸子深含秋水，显得分外聪慧祥和，高高的鼻梁下嵌着两片红润的嘴唇。雪梅觉得这位表兄十分英俊清雅。

这时，容若首先发问：“妹妹，想必是读许多书了？”



雪梅答道：“字，倒是认识了几个，书不曾读多少，刚学到五经。”

容若向额娘请示说：“那就让妹妹和我一起在地里继续读书吧。阿玛请的查慎行先生倒是很上心教的。”

觉罗氏说：“也好，一处念书，有个比较，容易长进。只是不能贪玩，误了前程。”

说话间，一个丫鬟来报说，酒席已摆好，请示太太是否入席。于是，夫人携着容若与雪梅，由众丫鬟簇拥着出了静怡轩，穿过后院，见一幢小巧别致的厢房，及进屋，跟着明珠相爷也来了。丫鬟们早就摆设好桌椅，明珠与夫人就上座，容若坐在左侧。雪梅看看座次，不便就坐，只拣了下首去坐。舅母不依地说：“冬郎是我的儿子，以后你就是我的闺女，怎么能坐在那儿呢？快来这边坐！”舅母执意让她坐在右边，盛情难却，雪梅只好从命。

接着丫鬟们穿梭般地往桌上铺摆山珍、海鲜及果蔬。夫人操起筷子来，边拉着雪梅，边说：“今几个命厨房特为远方客人多添几道菜，算是接风吧。”明珠拦住夫人的话头，说：“哪里是客人，从现在起大家就是一家人喽。”

容若趁着阿玛、额娘不注意，一再地目示表妹，让她不要客气。饭罢，丫鬟们捧着漱盂来，大家漱了口，又洗了手。接着，丫鬟们用小茶盘捧着茶来。大家一面喝茶，一面说着闲话。

这时，仆人来回禀：“舒穆禄姑娘的房子收拾好了。”

夫人便打发奶娘与丫鬟们，和雪梅从杭州带来的奶娘、贴身丫鬟红杏一块儿去送外甥女休息。容若插嘴说：“我也随去，顺便先领妹妹看看书房。”

夫人说：“也好，你就跟了去吧。”

明珠与夫人回去休息了。容若与雪梅由奶娘、丫鬟们侍候着出了花厅，先自有仆人备了轻便锦车候着。容若说：“我们不必坐车，妹妹刚到府来，边走边熟悉院中的景致，岂不更好！”

雪梅说：“就依哥哥吧！”便辞了锦车，大家径直往西院走去。

约莫走过几箭之地，来到纳兰容若的书房。这是一栋朱门碧瓦的三间精舍。檐下挂着“敏求书斋”四个字的匾额。一进门，临窗摆着一套靠椅、茶几。东壁